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双飞燕

昨日

继《历史的天空》之后又一部描写战争、

情、命运的长篇小说

这是一个黄埔同学之间反目成仇，流血相搏的故事，这是一个同村少年因际遇不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势不两立，五十年后又殊途同归的故事，这是一个初恋情人因爱情与理想的对立，而劳燕双飞，生死两重天的命运悲剧。

天山◎著

这是一个同村少年因际遇不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势不两立，五十年后又殊途同归的故事，这是一个初恋情人因爱情与理想的对立，而劳燕双飞，生死两重天的命运悲剧。

昨日 風 雲

天山◎著

这是一个同村少年因际遇不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分不两立，五十年后又殊途同归的故事，这是一个初恋情人因爱情与理想的对立，而劳燕双飞，生死两离天的命运悲剧。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日风云/天山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 - 7 - 80680 - 656 - 2

I. 昨…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3960 号

昨日风云

作 者 天 山

责任编辑 曹 彦

封面设计 大象无形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江光雄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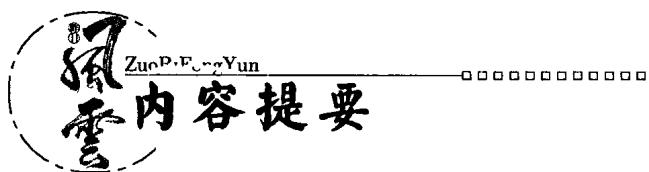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656 - 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00



这是一个黄埔同学之间反目成仇，流血相博的故事；这是一个同村少年因际遇不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势不两立，五十年后又殊途同归的故事；这是一个初恋情人因爱情与理想的对立，而劳燕双飞，生死两重天的命运悲剧。

本书通过高士其回国寻找六十年前初恋情人苏佩瑛这条主线，围绕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命运演绎。波澜壮阔展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



飞机就像一头扎进时空黑洞，在没有月光的暗夜中停止了。只有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声提醒乘客，飞机正在飞越浩瀚的太平洋。高仕其的目光被舷窗外凝重漆黑的夜深深地吸引，他毫无睡意，精神处于越来越紧张的状态。当年，每当部队进入临战前，他都有这种感觉。枪声一旦响起，紧张反而解脱。再有三个多小时，就将回到大陆，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能不紧张！

舷窗外的黑暗中出现了若隐若现的影像。那是机舱顶灯的反光？不对，高仕其惊讶地发现，那潺缓变动着的影像渐渐凝聚成一棵盘根错节，枝横如虬，遮天蔽日的黄榭树——家乡村口的黄榭树。那繁密层叠的树叶浓绿欲滴，散发着勃勃生机，但所有的枝叶如刀刻铁铸一般纹丝不动。

高仕其只觉得胸肋间有了隐隐的痛感，他仍盯着那棵树不放，那棵树越变越大，不仅遮蔽了目力所及，而且遮蔽了思绪所能达到的深处，遮蔽了整个宇宙，令人目眩神移。那棵青翠葱郁的黄榭树渐变成墨绿，发黑，发出隆隆的响声，接着在无数飞舞的金星中变得绚丽多彩，转紫，转黄，继而变成触目惊心的血红。那无数耀眼鲜红的树叶在金色的风中翻飞飘舞！从那令人目不暇接，流光溢彩的深处，渐显出一张清秀的年轻女子的脸来——额前整齐的刘海下一双晶莹的眼睛直视着自己，那目光从宁静清澈转为欢欣，渐化为幽怨，变为痛苦，最后竟成冷冷的敌意和鄙视。那目光直刺心灵，是探究、是解析、是追溯，还是诘问？

佩瑛，你还好吗？我来了。今年是一九八三年，从我们第一次认识到现在已五十九年，我来找你了。我已是七十六岁的人了，在这个世界上别无所求，只求能见你一面。这是我离开这嘈杂的人世前的最后请求，请别再躲开。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生命赋予我们什么？生存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活着？那活着的价值又是什么？仅仅是为了追逐一个梦？你把那叫做理想，我把那叫做幻想，你想在现实中实现，我想在现实中避开。你追逐的是一团火，一团埋在地下的火，像岩浆般的炙热，也像岩浆般的难以驾驭，但你义无反顾地追逐它——我们无法不分手。现实和理想之间有着那么大的差异，那差异的深渊如地狱的入口，看一眼也叫人心惊肉



跳,我只好躲开。

我的梦想是什么?现在看看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又是那么的艰涩。仅仅是为了活着——活下去。年轻时我不断地在问,向着内心发问:人,什么是人?怎样做才是人?或者说才像人?我看着匆匆走过的人群,他们那冷漠的脸,若有所思的脸,喜怒不定的脸,哀伤悲苦的脸,目空一切的脸……苍黄反复变化无常。他们有这样的吗?看着他们匆匆的身影,似乎目标明确,无需困扰。我想进入到他们的心里,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苦恼?但我无法知道,没有人愿意与我分享心灵。是因为我的无聊,还是他们的不屑?还是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人为什么,为什么活着?人生下来仅仅是为了活着?那是多么的简单,而又是多么的无奈。

我来了,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梦多觉少,夜间醒来,常不知身在梦中还是又回到已索然无味、如一片荒漠般的现实中。我只想圆自己年轻时的梦,那唯一的青涩但充满阳光的梦,此生难忘。我回来了。

高仕其紧紧地盯着那片影像,一动也不动。胸口的隐痛是心脏病发作前的预兆,药就在胸前衣袋里,他不想动,他生怕自己的动作使眼前的影像消失。

“先生,您是不是感觉不舒服?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那影像一瞬间都消失了。

高仕其只觉得自己胸部气闷异常,心跳极快。他恼火地看着站在过道边的姐,极不高兴地说:“我要吃药,给我来杯水。”

服过药,高仕其闭上眼睛。

自打三个月前查林镇的博尔顿医生在例行检查中宣布高仕其患有心脏病后,高仕其突然急切地想回大陆看看。他的决定使两个已成家单过的儿子大吃一惊,极力反对,提出各种理由——他的年龄,他的心脏病,他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他将给儿子们在台湾的姻亲和商业圈中的朋友们造成的难以预测的麻烦。这些不仅不能说服他,反而坚定了他想回大陆的决心。

自从离开了大陆,不管生活多么安定,心灵深处总有一种飘泊的感觉。儿子们不理解,那么小就离开大陆,他们怎么能理解。他们自我感觉已完全融入美国社会,并可笑地处处显得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美国人。讲英语时比波士顿美国佬用更重的鼻音,去年夏天流行圆领短袖的沙滩装,他们就一夏天都套着由黑,黄,绿和红条纹图案组成的汗衫。看上去他们就像两只美洲热带雨林中的毒蛙,可惜他们脸上却没有一幅令人望而生畏的模样,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与金发碧眼的美国佬打交道,他们总是一脸的笑纹。

思乡是一种病,是一种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深一日的不治之症。刚

开始,它像夏日晴空中悄然飘来的一片云,给浑噩的日子带来一阵清爽。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却像块沉重的石头盘踞在心中,并日渐长大,塞满胸膛。每当乡愁袭来,家乡村口那棵黄榭树就浮现在眼前,而那茂密的树阴中总会出现一对宁静的眼睛,在最后的幻影中定定地瞧着自己的灵魂。

去年妻子病倒,日见羸弱,每日只以牛奶维系命,却怀念起湖南老家一种沿街叫卖的小吃——桂花糕。

“香甜的——桂花——糕卖吆。”她躺在床上虚弱地嘟哝着,用的是小贩的语调。生命宛若游丝,一口气似乎都能将它吹断,但在弥留之际,她却突然显出了深深的怀乡的悲哀。这令高仕其心中惊悚不已。

“我离开大陆已几十年了,算流放也该结束了。现在大陆搞改革开放,敞开了国门,宣布欢迎华侨回国观光,来去自由。旧金山有好几个前国民党老人都回大陆去看了,有一个还在大陆定居了。他们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何况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

“什么心愿?”两个儿子异口同声地问。

“我去找你们的哥哥。”

他们不再认真反对。

“什么心愿?”高仕其紧盯着舷窗外漆黑的夜,像是对什么人表态似的轻声说:“这是我和你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对吗?佩瑛,任何人都不应知道。”

飞机震动了一下,机轮着地,舷窗外传来沉闷的飞机减速时的噪音。座舱里的人们好像大赦般的活跃起来,说话声像从水底传来,含糊不清,越来越大。高仕其的心随着每一下心跳越沉越深,他不由深吸一口气来调解自己的情绪,不知为什么,自己的身子深陷在座椅里不想动,他心中萦绕了那么久的梦马上就要消散,一切谜底都要揭开,他突然不想面对,梦幻和现实之间,似乎梦更使人向往。

直到最后一名旅客下了飞机,空姐站在舱口望着他时,他才站起身走到舱门口。夜空中有股四月暮春的花草气息,他望了一眼空旷的停机坪,以军人的姿态缓缓地走下舷梯。

当他的脚踏上水泥地坪的一刹那,他觉得水泥地面在他脚下像波涛似的起伏不定,就像当年他率残余部队撤上炮艇离开大陆时的感觉一样——那钢铁的甲板在脚下失去了根,像败叶似的在浪涌波翻的大海上不停地晃动。

仗打得真惨!偌大的长江防线,说突破就突破了。中共的先头部队靠两条腿两天竟深入了近三百里,他们简直打疯了!

当时自己在浙江潰溪一带奉命编练新军。自己带的原四十九师在山东战场被打散后,在潰溪恢复了番号。三个多月的收容才收回一千多散





兵游勇，补充新兵后仍不足额。仅训练了四个多月，二十七日全师就投入了江防作战，还没赶到堵截地点，就遭遇中共部队。部队很快就被打散，自己只好带着剩余部队撤到浙南，原准备去湖南，但江西已成战场，湖南不断传来程潜准备倒戈投共的消息，自己只好将部队拖到福建，奉命在厦门乘船转运广东。船只一等十余日无消息。也幸亏等了半个月，长江战役刚起时我派副官去上海接我妻小，没想到他竟从战火纷飞的上海将我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带到厦门。但大儿子丢失了，他是在曹家渡码头上船时被人挤散的。江浙战事再起，中共部队的前锋已入福建，自己只好带部队向广东撤退。

那天兵团司令部来了电报，要我们自己筹集运输工具，海运到舟山群岛。中共的部队已过福州，自己的部队实际上已处于一面靠海，三面被围之势，经拼命力争，海军才答应派两艘小炮艇帮助转运。在炮艇的帮助下扣了沿海四十余条渔船，码头上已装满了出逃难民的小火轮也被征用来运输士兵。

司令部正忙着销毁文件，几个穿着讲究的家伙气急败坏地闯了进来，手举证件，说是什么省政府的厅局长，反对把他们赶下船。参谋长叫作战处长对付那些肥头大耳的家伙。

“长官，我抗议！我们花了三十根金条才买上船票，你们不能这样把我们往下赶！我要到省政府去告你们！”

“去吧，”作战处长吼道：“快去！共军正在福州等着你们呢！”警卫挥着卡宾枪往外赶。门外是一片绝望的哭喊声。

在炮艇的甲板上妻子一把拉住我的袖子：“你们怎能这样干？要出人命的！”

她惶急地指着小火轮。士兵们正在小火轮上往下撵旅客，船上一片混乱，许多人死死抓住船边栏杆不愿下船。士兵们一边开始往下扔东西，一边两人对一个将不愿下船的人往下扔，海面上漂满了大大小小的箱笼和人，有人跳下海去捞自己的家私。有个年青女人尖声哭叫着，两个士兵掰开她的手，拦腰一抱将她扔出了甲板，那身旗袍飘舞着，雪白的两腿在空中乱蹬，扑腾一声，没人码头和船舷之间的海水中。

“该死的畜牲！你的士兵都是畜牲。要出人命的！”妻子哭喊道。

我派人到码头边捞人。同时叫士兵加速清理小火轮上的平民。所有能弄到的船才装了不到两个营，剩下的部队分散到附近的渔村，连只能乘几个人的小舢板也搜集来了，装上士兵，用缆绳拖在大船后面。直到傍晚，这支奇形怪状的船队才出发。开航不久，有的渔船渐渐跟不上队，不知了下落。赶到舟山岛上岸时，所有的人员才勉强凑够两个营。我把部队交给作战处长，自己和参谋长带着家眷到了台湾。后来部队缩编为一个加强营，作战处长也失了业。我先后在国防部，军令部，联勤等部门挂

职，职越挂越虚，事也越来越少，也不想再挂一个空名，领了退役补助后借孩子去美国上学索性全家人一起都迁往美国。

自从一踏上那摇晃不定的炮艇甲板，无论到哪儿，心里总没了扎根的感觉。没想到三十四年后，竟又踏上了故土之地。

锦江饭店的窗户正对着黄浦江，江面上往来的轮船响着汽笛，小舢板如水耗子般在大船之间溜过。暗夜中的外滩上一片嘈杂声——公共汽车的喇叭声，售票员在车身上的拍打声，自行车的铃声和行人的说话声混在一起，像蜂巢般的嗡嗡作响。这么多触目皆是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同胞，与波士顿查林镇的宁静孤寂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

“可以进来吗？送开水啦。”女服务员在门外问。高仕其让服务员进来放下热水瓶。她那一口柔和婉转的上海口音使高仕其那隔膜了几十年的感觉又苏醒了。

妻子离开大陆前在上海住了几年。她是一个沉静少言的人，虽然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但她保有的秘密至死也没有对我敞开。多么奇怪，她唯有那次，那次在撤离大陆的最后一天她发了火。她怒不可遏地骂我指挥的军队是畜生。她双眼圆睁，愤怒地瞪着我。

谁能知道，妻子她曾参加过共产党。民国十六年清党开始，我从江苏离开部队回到家乡，我小学的同学给我介绍了他的大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她是平江县城启民女子学校的学生，“四一二”清党后，学校停了课，她就待字闺中。当时她十八岁，长得白净丰满，像一只熟透了急于让人采摘的果子。她站在那儿，像件物品等我挑选。我已没有了激动，因为我失去了热情。我显然变的老练，像人们所说的成熟，那是因为我已没有了童真。我仔细地打量她，就像挑选一件结实耐用的物品，她脸色红润，肩膀浑圆，绸衣下那对少女的乳房可怜地翘着，我揣摩绸衣下乳房的形状。她显然感觉到我目光的侵犯，红了脸，瑟缩一下身子。

但我知道她希望我选中她，因为她需要个男人。就像我需要个女人来改变我的命运一样。

我当时刚从战场上下来，身心俱疲，我想忘掉以前的一切：忘掉耳边嗖嗖飞过的子弹，忘掉战场上浓烈的尸臭，忘掉没日没夜地蹲守在肮脏的战壕里，忘掉浑身的汗臭和满身的虱子，忘掉伤兵的惨叫，忘掉被炮弹掀掉的碉堡，忘掉残缺肿胀的尸体，忘掉同伴们疲惫通红的眼睛，忘掉被硝烟熏得乌黑的脸。

也忘掉军校老师课堂上的吼叫，忘掉军校同学间的争论，忘掉寝室里抡起的拳头，忘掉军校的早操，忘掉子弹进入身体时的钻心疼痛，忘掉病房甜腻的血腥味和强烈的来苏水味，忘掉省立一中，忘掉那最难忘的初恋……





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结婚。

新婚第一夜我熄了灯,我不愿看清她的脸。我只把怀中这个柔软的肉体想象成佩瑛的,尽情的揉搓,挤压,进入。她显然还是姑娘,本能地抵挡退缩,被动地承受着。我已能分辨女人,时花馆的妓女们教会了我,她们毫不羞涩,主动配合,尽可能的发挥她们肉体的最大价值,她们是女人中最不做作的一群。

清早我坐在床边,打起蚊帐,满屋阳光。新婚的妻子仍蒙头睡着,乌黑的头发落满枕头。我以为我有负罪感,但没有,反而有一种满足感。我以为佩瑛在我心上烙下的烙印从此将被抚平。但是我错了。

我抱着妻子的衣裙、带花边的绸内裤和背心坐在椅子上,让她一丝不挂的下床来拿。她坚决不干,一定要躲在蚊帐里穿衣服。我走近床边一把扯开被子,她吃惊地抱着身子,我才看见她眼角噙着泪。这回轮到我有惊,要么是我对她过分了,要么是她反映过了头。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问她新婚第一夜时的感受,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像个畜牲!”

我本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我显然伤害了她。

妻子婚后不爱说话,不爱出门,急于离开湖南。但她爱看报读书,关心的是社会新闻。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学校时是个政治活跃分子,加入了共产党。清党开始,她脱离了共产党,躲进了她那富有的家里,也躲过了那场血腥的清洗。她父母急于把她嫁出去,是为了消弭保安团和区党部不停的骚扰和敲诈。

婚后她相夫教子,一日三餐,倒也有板有眼,但她的心灵已经关闭,这是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的。在这个世界上她仅仅湮了舒舒服服地活着而活着,为了吃而吃,为了睡而睡,为了笑而笑,为了哭而哭。

到美国后她只热衷于两件事:一是打麻将,二是上教堂,一成不变。生活已经变成一潭死水,一潭脱离了河道即将干涸而毫无希望的水塘。那水塘每天早上仍需扫地,擦桌子,倒垃圾,叠被,拉窗帘,化妆。衣柜里仍放着十几年前都已不再穿的衣服,摆在高柜上的照片凝固着遗失的时光,然后是吃饭,再后就是哗哗啦啦的麻将声,时有时无地响在令人昏昏欲睡的阳光里。

在她的梳妆台上有一个小抽屉,永远锁着。我知道那里有几本笔记本和一些信件,她有时拿出来看看,对着镜子默默出神。她临死前要我那些笔记本和信件放到棺材里陪她入土,丧葬时,我从梳妆台里取出那些遗物,没有打开看它们。既然她生前对我保守了一辈子的秘密,死后就更没有必要知道了。我把笔记本和信件放在她身边,让它们陪她到上帝那里去,她可以让上帝了解她的秘密。

我也有自己的秘密。

高仕其打开衣箱,从衣箱的夹层取出一个小铁盒,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纸袋,小心地取出袋里一张因年代久远而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半身照:暗色的大襟衫,袖子宽且短,一双玉手交叠在一起,乌黑的眼睛清纯沉静,充满希冀。黑长的柳眉给皎洁的脸庞平添几分英气,整齐的刘海,齐耳短发。那是北伐战争时期青年女子最时髦的打扮。

人的命运是多么的脆弱,任何一点偶然的因素都使希望失之交臂。佩瑛,我回来了。如果你还健在,隔阻在我们之间的东西,经过岁月的冲刷,想来不再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想来你也白发苍苍,儿女满堂。你还恨我吗?你还愿见我吗?我回来,不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再能见你一面,谁让你在我十七岁时闯入我的心中。这是我的初恋,也是你的初恋,那么短暂,还没开花,就已凋谢!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省立一中后面的山坡上,那是民国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二四年的事。

那是个动荡的年月,每个人都感觉到了风暴来临前的骚动,学生们尤其敏感。课余之时,凡有血性的青年,张口必国家,主义;探究必宇宙,世界。同学都以有主义为荣,以不闻国事为耻。当时不光省立一中,长沙许多学校学生中都有小团体,而且大都有联系。省立一中纪晓云办的读书会就很有名气,他的宿舍经常有许多同学造访,有时探讨问题争论激烈到近于吵架的地步,常惹得别的宿舍的同学过来围观。

那天周南女校的学生给纪晓云传来一张纸条,约定在一中后面山坡上的凉亭见面,要与他探讨问题。我们几个很好奇。女校的大门是不让男生进的,那些穿着青衣黑裙白袜,目不斜视,神情矜持的女子,很给人一种向往的神秘感。我们那时大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心和身体里像有一股暖融融的气在鼓着,轻飘飘的,痒痒的,无穷的精力使我们总想探索一切,除了获得知识探索社会,当然也希望探索异性。我们在学校谈得最多的,除了学问,剩下的就是女人,尤其是那些娜娜婷婷的女学生。基督教居然说是上帝用女人的肋骨创造了男人——这多么神奇,也多么神秘。我们跟了纪晓云去,主要的目的是在近距离观赏这些平时无法接近的女子。

但在看到你的那一眼起,我像被电击似的,另一个世界在我心中敞开!一种陌生的感觉控制了我,使我不能自己。为什么在这茫茫人海中,我偏对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跳。

你与另一个矮胖的女子同来。当看到我们竟来了七八个男生时,你红了脸,但并不畏缩,立即落落大方地声明:“我们是来讨伐的,不是来观景清谈的。”嗓音清亮。

“呃,我们应战。我们读书会的宗旨就是研究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

术，讨论问题。但不知你们缘何事而讨伐之。”纪晓云微笑着不慌不忙地说。

“嗨，还不知何事？在《女界钟》发表评论批评我们的文章不得要领，失之偏颇。所以我们来问问，妇女要求经济独立，有何不应该，竟谓之不得要领？”

“好，这算开场白，还有没有订正，补注，拾遗。”男同学们都大笑起来。

“哼，有理不在嘴快。男女要平等，妇女经济独立是最要紧的先决条件，而要达到经济独立，首先要使女子同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使她们人人有知识，才能在社会上求得适于她们的职务，只有这样经济才能独立，男女才能平等。这样浅显的道理，难道还有错？”

“错就错在前提上。”纪晓云接过话头，“我们争论的中心不在于妇女应经济独立，更不在于让女子同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些我们都没有异议。问题是，依诸君的倡议，你们把男女平等寄希望于出现一个好政府；寄希望于仍然固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官僚政客身上；寄希望于仍把纳妾嫖娼视为男人权利的社会制度。向他们要平等，无异于缘木求鱼！我认为，先决条件是只有改造这个社会，革新这个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他们辩论着，不依不饶，谁也说服不了谁，话题也越来越宽泛。没人注意我，我浑身发热，目不转睛地瞧着你：瞧着你齐肩乌黑的短发，瞧着你灵动的眉毛，瞧着你晶莹的眼睛，瞧着你因辩论而晕红的脸颊。这一天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第二次见到你是那次游行。当时旅顺大连租借期满，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旅大，废除“二十一条”的运动。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向日本驻长沙领事馆挺进，同时还向美国驻长沙领事馆递交了警告信，反对美国天主教堂强占湘西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校址。

正值暮春，阳光灿烂。满街满巷都是人，街两边的店铺石阶上都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在观音阁，人挤得都走不动，后面的人还在往前拥，在街角的拐弯处，有几个女学生被拥倒在街边的石阶上。乌黑的头发，青衣，黑裙，白袜，绣鞋，花手绢，羞红的脸和求助的手。这一切在那一瞬间是那么的炫目。我挺住身子抵住后面拥来的人群，伸手抓住身边那女生求援的手，拉了起来。竟是你——佩瑛！人群拥挤着，你那柔软的身子紧贴在我胸前，你红了脸向我道谢，然后窘迫地急匆匆地与女伴相拥着走了。

在后来的辩论会上，你一来就认出了我。“你也在这学校？那天多亏了你的帮助。”你的视线在我脸上划过，大概我热涨的脸使你受了感染，你

的脸上升起了红云。纪晓云打趣我演出了英雄救美。那天讨论了什么全没进入我的心里,我的心,我的眼,我的耳,我的全身都围绕着你在旋转。我们这样结识。

认识你,是我的福分?还是我的魔咒?我的命运因你而改变,如果我从没见到你,我的一生将走向何方?我应后悔,还是应心存感激?我确实害了你——害死了你;我救了你——在枪口下,但你却满面轻蔑。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没参与到你的生活,你是否更加幸福?认识我,显然是你的悲哀,本想帮你抗拒命运的安排,但却加速你跌入深渊!

在学校的那段时间我们时常在山后小亭见面,谈学问,谈时事,谈理想。就是没谈过私事。那段时间你是我一生中一缕最清纯明亮的阳光,永远照在我那泥泞,混乱的命运之上。

那天四个女学生陪着佩瑛来到我们学校门口,大家全是一副愁容,全没了往日的明快,佩瑛更是脸黄眼红。原来佩瑛她父亲将她许给了省宪局的局长陈秃子做妾。我的心像被一口钟猛撞了一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纪晓云和同学们都愤怒起来。

“我们女校的同学讨论了好长时间,拿不出办法来,只是一味着急,大家都认为不能妥协。佩瑛以死相抗,但她父亲已收了人家财礼。”

“陈秃子?就是那个瘦如皮猴一脸核桃皮的陈立平?他已有四房姨太太,他女儿都比佩瑛年龄大。去年他女儿出嫁,还嫌女婿迎亲不循古礼,为此,他还在省宪局大叫要尊孔复礼的。”纪晓云道。

“对,就是他。”

“如今主张婚姻自主,你不同意,你父亲还能连父女之情都不顾了?”我着急地问。

“佩瑛父亲的绸缎庄租的是陈家的房子,而且陈家还是绸缎庄的股东之一。陈秃子看上佩瑛,一开口,她父亲还认为是高攀了。”小胖子口无遮拦。佩瑛既伤心又难堪。

“苏同学,不要怕。我们大家支持你。即使是你父母也没有权利这样处理你的终身大事,你不是说要争取妇女的平等解放吗?那么就从自身做起,用抗争来争取自己的平等自由。”我大声说。

佩瑛专注地凝视着我,晶莹的泪水挂在脸上。那目光是哀伤?是求助?是依赖?是感激?我一定要帮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最后,大家商定一个办法。就是让佩瑛躲到小胖子家,言明,不同意退婚就不回家。由小胖子她们去佩瑛家晓以道理,争取她父母的妥协。佩瑛同意了这个办法,当天下午就躲到小胖子家。

与佩瑛家谈判的四个女同学给骂得狗血喷头地轰了出来,佩瑛家扬

言要到警察局告学校暗通匪类，拐藏良家女子。佩瑛亲书信一封：说不回家是自己主张，抗婚是实，退礼即回。但佩瑛的父亲绝不妥协，闹到周南女校。周南女校的朱剑凡校长倒是个极力主张女权的，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倾尽家财开办了这所女子学校，最痛恨纳妾嫖娼。他在长沙颇有名望，从中斡旋，希望佩瑛父亲依女儿的意愿与陈家商量悄悄退了这场不合理的婚姻。一切都正在协商中。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做事全凭一腔热情。纪晓云马上把事情插上了报纸，并对陈立平口诛笔伐。陈立平发了邪火，佩瑛父亲反而不敢退亲。省立一中学校当局受了压力，很气愤。说纪晓云胡闹，读书会不务正业，插手别人闺中之事，有勾引民女之嫌。读书会则毫不相让，利用报纸连续发表文章，继续声讨：从女权，婚姻自主到封建专制，连篇累牍倒是痛快淋漓。只是双方已势成水火，事情反而僵在那儿。

那几天我常跑小胖子家，我一走进那暗灰色的角门，就看到轻快地跑出厢房的佩瑛，她满脸的企望，一双清澈的眸子紧盯着我，满是期待，好像我是她唯一的希望。我希望我是，而且我也自认为我是她唯一绝对的希望。我用一大堆空话不断地鼓励佩瑛，随着我慷慨激昂不着边际的道理，她脸上的光彩一点一点地消散，女孩们的直觉真是惊人，我只好实话实说。“事情仍然僵持着。”一听到我给她带来的坏消息，眼泪一下流了出来。她把僵持看作失败，而我把僵持看作希望。看着她无助的样子，我很无奈。

那天我放学后来到了小胖子家门口。发现那儿已围了一小群人，还有一辆人力蓝布车。我急忙挤入人群，只见佩瑛脸色苍白地站在人群中，几个人正催她上车。她抬头看到我，泪水夺眶而出，她向我冲来，但马上被几个人扯了回去。

“你们干什么？”我大喊起来。车旁一个中年女人目光像刀一样刺了我一眼，扭头陵目对小胖子的父母吼道：“我家里的事，你们倒来插手，你们还算在商行里做过事的。这按大清律法叫拐骗良家妇女，要斩头的。现在还没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你们胆也太大了。”

“对不起，我们实在不知情。小女说她是因为你家里来了亲戚，住不下，所以暂时到这儿同我女儿同住，实在不知道她是为逃婚。”小胖子的母亲陪着笑脸说。

“住嘴！是红是白，我自会分辨，这事还没完。还不把人拉起走！”那中年妇女厉声吩咐。

我呆在那，晕头转向地看着人力车出了巷口。

“现在越闹越不像话，要兴女学，男女要平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居然不回家。”

“要怪，怪她老子不会管，女娃儿上的什么学？心上野了，再管就

难。”

“牝鸡司晨，天下大乱。只怕该出真命天子！”

众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是这一切祸事的发端？

我的心沉入深渊。

佩瑛被她母亲找回后，一连好几天都没在学校露面，我天天着急地往周南女校跑。小胖子不能保密，弄得学校的女生放学时成群结队地盯着我看。一天下午，小胖子急匆匆地跑来找我，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她定定地站着，目光灼灼地瞧着我，半晌才郑重其事地说：“你觉得佩瑛同学这个人怎么样？”

“可惜。”我说。

“可惜？”

“她有才有貌，可惜不敢破也不敢立。”望着小胖子的怒容。我继续说：“追求男女平等，她慷慨陈词，只可惜事临自身，她却甘愿屈服。难道我说错了吗？”

“当然错了，你怎知她屈服了？”

“你见到佩瑛同学了？”我惊喜地问。

“喔，你直呼其名了，连姓都省了。”

“急死我了，你快说。”

“她今天到学校来了，她对母亲讲：让她参加毕业考试，考完后再议婚嫁，否则绝食自尽。她父母让步了，陈秃子那边也没有再逼，说考完后必须抬过去完礼。佩瑛以此为缓兵之计，来学校求援。”

“考完了还要嫁过去？”

“如果非要走那条路，佩瑛说她只好学三年前的赵五贞和袁舜英，以死抗婚！”

“死？那她为什么不学李欣淑离家出走？”

小胖子双眸一亮，嘴巴却撅起来。“你让她离家出走？”

“是的。”

“说得轻巧，去哪儿？”

“去……”一句话问得我无话可答。

“哼。”

“我，她……”与其说当时我不知说什么好，还不如说，在那一瞬间，我不知该怎样来确定自己与她的关系。

“算了，说是一回事，可做是另一回事。”

“不是，我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她。”

“你愿意帮佩瑛？”

“当然愿意！”



“你敢吗，你知道陈秃子那一帮人的势力吗？”

“哼，只要佩瑛一句话，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你要她一句什么话？”

“我……”

“怎么又难住了？你要她一句话，她要你一件东西，可你……”

“别说一件，十件八件只要我有，我都给。”

“先别说得那么肯定。”

“你说。”

“岂有此理，让女孩子先说。她只要你的心。”

“心？”我定定地看着小胖子，迎着她那期待的目光，我的心在胸膛里咚咚地跳。我感到了它的欢快、强劲。“我有，我给！”

“她只要一颗真心。”

“是真心！”

“你先别答应得那么快，你如果只有同情心，那她不需要怜悯，希望你从此不要再插手此事。”

“说得对，同情，怜悯不解决任何问题，我给她一颗真心，一颗至死不渝的心。”

小胖子愉悦地看着我：“告诉你，只有至情至爱，才能无惧无畏。如只是同情，她怎敢以心相托。”

“请你转告佩瑛，她之所想正是我之所求！”

“嗤。”小胖子笑了。“算我没看走眼，不对，算佩瑛没看走眼。她想等考试一完，就不回家了，到汉口她姨妈家暂避。但恐这一路不平安，我们都没出过远门，想送也是一头雾水，连长沙城外什么样都不知道。叫男子陪了去，不是至亲，如何相伴。”

我只觉得一股豪情和喜悦塞满胸臆。生死相托，此生何求？

佩瑛到学校来上课了。她还是那身学生装——青衣、黑裙、白袜，像一只蝴蝶轻盈地出现在校门口。我的眼睛追随着她婀娜的身姿，心轻快地跳跃。阳光、天空、树木、空气都因此而生机勃勃。但我无法接近她，佩瑛每天的上下学，都由她母亲和一个店铺小伙计接送，他们形影不离佩瑛左右，我无法与她说话。她放学后出校门离开前，总是用目光搜寻着，见到远远在校门外站着的我，就一脸释然，目光中微露相知的喜悦。

我们并没等到夏考。为防意外，我们决定提前出走。六月底的一天早上，佩瑛借上厕所之机，从学校后院的小门溜了出来。我等在巷子口接她。

那天我早早就到了学校的后门，那个小角门是学校食堂进出菜贩和废物的所在，它隐在一条幽深的巷子里，门边的墙上布满了暗绿的爬墙

虎，那浓密层叠的植物爬上了门框，似乎想把角门也封锁起来。阳光渐洒到墙头的绿叶上，给这幽暗的巷子里带来一抹活泼的明黄嫩绿。多少年后回想起来那图案仍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我度日如年地盯着那扇几乎被绿叶遮蔽的角门，那扇似乎永远也不会开启的门。

那扇门终于悄然无声地向里打开，佩瑛出现了，她脸色微晕，神情紧张地跑到我面前，眼睛直直地盯在我的脸上，我也看着她，我们四目相对，她的眼睛里有了一点泪光。我知道当她走出那扇角门时，除非她再退回去，她已与她的家，她过去的生活全都决裂了，她的将来，她的幸福，甚至她的生命都交到我的手里。我已成了她唯一的希望。

现在想想，我们那时是不是过于轻率，是不是还有更稳妥的办法来解决？她义无反顾的勇气和决心比我所能给予的要大得多，我以为我的勇气跟她一样大，其实不然，虽然我自诩为她我可以豁出一切，但我却没有不负她托付的能力。我们太年轻，太单纯，以为仅凭勇气就可以冲破一切，但是，我们错了。

“你放心，我一定会使你幸福。”我一字一句对她说。

她脸红过耳，定定地看着我。她低下头，深深地吸一口气，抬起头，将小包裹递给我。“咱们走吧。”

小巷的石阶被昨天晚上的暴雨冲刷得干干净净，它在幽暗的小巷里蜿蜒着。我们就这样一下跳进了我们根本不了解的现实中，像跳进那暗潮汹涌，即将泛滥的洪流，从此命运之线已不再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我拿着同学们凑的钱作为路费，带她直接到朝阳门外水陆码头乘船离开了长沙。我们没有多少路费，我建议佩瑛顺路到我家，再从我家筹点路费，然后送她经岳州搭船到汉口。她犹豫了很久，同意了。谁会想到，这竟把她送上了绝路。虽然她终究活了下来，可我们之间竟发生了那样的改变——她成了共产党员，而我成了国民党员。彼此成了死对头。这真是不可思议！如果这次我能找到她，我一定要问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